

# 圣经中的魔鬼及其社会伦理意义

林中泽

**内容提要** 圣经中所刻画的魔鬼,具有淫欲、傲慢和诱惑等特性,它是美好事物的异化。按伦理标准来衡量,基督教的魔鬼是一种比人还要低劣的生物,这一点使它们有别于希腊罗马世界的魔鬼。尽管基督教称得上是严格意义上的一神教,但在早期基督教社会里,魔鬼与基督无疑是伦理价值上的两端,分别代表着邪恶与正义,人们必须在这二者之间作出最终的选择,这是对人类良知的一种考验。因此,魔鬼既是基督教发展的自然结果,又是一种社会现实需要的产物,它的出现实际上是从威慑和警醒的角度为世人的道德水平设置一根杠杆,它在维护社会正义和防止人性堕落方面是不可或缺的。

**关键词** 圣经 魔鬼 基督教 社会伦理

教会神职人员对圣经中的魔鬼的解释,主要是建立在信仰主义和基督教普世化的基础上。这类解释大多借用人类文化学和社会学的方法和成就,把基督教的魔鬼与世界上其他文明民族和野蛮部落的魔鬼作了大量的附会和类比。本文将刻意避开这一明显的神学倾向,并本着详人所略、略人所详、扬长避短和实事求是的原则,力图从历史分析入手,从社会伦理的角度揭示圣经中魔鬼的某些最基本的特征。

## 一、魔鬼与上帝、天使和蟒蛇

魔鬼一词虽然起源于希腊文,但它并不直接来自希腊神话。无论是荷马的史诗还是赫西阿德的作品,都没有有关魔鬼的明确概念。实际上,魔鬼一词是希腊罗马的哲学家对神话中众神的所作所为进行道德评判的产物,他们把从事善良工作的精灵看作是真正的神,把从事邪恶工作的精灵则称为魔鬼。但是,希腊罗马哲学家心目中的魔鬼是一种介于神与人之间的生物。他们通常把一切有理性的生物划分为三大类:第一类为神,它们住在天上,拥有永恒的生命,并且不受任何激情所左右;第二类为人,它们住在地上,既受寿命的限制,又受激情的支配;第三类为魔鬼,它们住在空中,享有永久的生命,但要受激情的左右。例如,罗马时代的新柏拉图主

义者阿颇琉斯在给魔鬼下定义时指出:魔鬼从种属上看属于动物,其灵魂屈从于激情,其心智是理智的,其躯体是由空气构成的,其寿命则是永久的。在它的这5种秉性中,头3种与人一样,第4种是它本身所特有的,第5种则与神相同<sup>①</sup>。根据这一分类法,阿颇琉斯断言:魔鬼无时无刻地穿梭于天上与人间,成为众神与人类的调停者,它们把人类的祈求传达给众神并把众神的答复传回给人类<sup>②</sup>。由此可知,至少在部分希腊罗马人的心目中,魔鬼的社会伦理地位虽比不上神,但肯定高于人。因此,人类不仅要祈求于神,而且还必须经常向魔鬼祷告。

基督教兴起以后,魔鬼的伦理地位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它在3个等级的排序中由第2位跌落到第3位,神与魔鬼分别成为道德两极即善与恶的象征,人则成为这两者争夺的对象而处于中间位置。从此以后,魔鬼便被普遍看作是邪恶的精灵,它的一些主要特性也随之改变:它的住处由空中逐渐地移到了地狱或某个罪恶聚集的地方;它的永恒生命也被解释为“永恒的痛苦”;它那易受激情左右的理性则被说成是恃知识而骄傲。如奥古斯丁所指出的:“我们必须认识到它们(指魔鬼——引注)实际上是这样一种精灵:它们的惟一愿望就是造成伤害,他们完全与任何正义格格不入,它们充斥着傲慢和嫉妒,充满着狡诈和欺骗。”<sup>③</sup>

在圣经中,魔鬼的最初名字叫“撒旦”(Satan)。此词源于希伯来文,本义为“抵挡”,即阻挠耶和华的意志,引申为耶和华的敌人。后来圣经中讲到“敌人”时,很多情况下是指魔鬼或撒旦,如新约中“上帝的敌人”或“基督的敌人”即为此意。

“上帝的敌人”这一说法本身已经表明了上帝与魔鬼的关系,即是一种直接对立和对抗的关系。但是从圣经中可以看到,魔鬼并非处处与上帝为敌,在特定的场合中,魔鬼也为上帝所利用,即成为上帝考验和试探某些人的工具。根据《历代志》,撒旦曾纵容大卫王点数以色列人,大卫果真上当,结果遭致耶和华的惩罚——以色列遭受大瘟疫,死亡人口达7万<sup>④</sup>。至于为什么点数人口会导致如此恶劣后果,圣经上没有明说,大概是由于这种规模庞大的人口普查工作过于劳民伤财,因此引致民力枯竭,瘟疫趁机而发。在这里,撒旦的行动是否获得过耶和华的同意或默许,我们无从得知,不过根据神具有无所不知的能力来推断,我们是不能贸然否定在这件事情上上帝与撒旦的合作关系的。如果说这一事件写得较为含蓄,那末圣经在对另一件事情的叙述上则较为直截了当。在某个偶然的场合中,撒旦征得上帝的同意,多次对虔诚而富有的约伯进行试探,用天灾人祸毁掉了他的财产,并最终剥夺了他的健康,可是约伯仍一如既往地信奉上帝。尽管上帝对发起这一连串残酷的试探行动表现得似乎有些被动和勉强,但毕竟他是同意撒旦的动议的。值得注意的是,在此次事件中,撒旦是作为天堂议事会中的一个成员而与其他天使一起侍立在上帝身边的<sup>⑤</sup>。这似乎表明,迟至那时,撒旦的形象还未曾恶化到千夫所指和万恶不赦的程度。《启示录》的作者约翰告诉读者,基督曾预言魔鬼将对约翰等一伙人进行试探,试探的方法是把他们打入监牢,为期10天,基督甚至暗示其中有人可能会

① 圣奥古斯丁:《上帝之城》(Saint Augustine, *City of God*)第8卷,三藩市1984年版,第16章。

② 圣奥古斯丁:《上帝之城》第8卷,第18章。

③ 圣奥古斯丁:《上帝之城》第8卷,第22章。

④ 《旧约·历代志上》(*I Chronicles*)第21章,第1—14节。本文使用的英文版圣经为 United Bible Societies, Good News Bible, Today's English Version, American Bible Society, New York 1976。拉丁文版圣经为 *Biblia Sacra, Iuxta Vulgatam Versionem*, 1994 Deutsche Bibelgesellschaft, Stuttgart, 以下引用时将不再注明版本。另,圣经各卷名将按新教习惯译出。

⑤ 《旧约·约伯记》(*Job*)第1—9章。



者”，可见该角色在众天使中的重要性。但路西弗是一个极其傲慢的精灵，它梦想与上帝比高低。它的野心终于膨胀到反叛上帝的地步<sup>①</sup>。

把魔鬼的首领与“路西弗”这一名称联系起来，这并不是没有圣经上的依据的。“路西弗”一词曾出现在较早版本的旧约中，例如，《以赛亚书》借以赛亚的口谴责路西弗：“路西弗，巴比伦之王，你已从天堂坠落！”<sup>②</sup> 当把这句话与《启示录》中打败仗的大红龙被摔到地上的故事连接在一起的时候，大红龙或魔鬼首领的名字自然就是路西弗了。现在的问题是，这位傲慢而又野心勃勃的前天使长为何叫“路西弗”？原来，“路西弗”一词最初是罗马神话中启明星的名字，其希腊的名字叫“福斯福罗斯”。启明星就是金星或晨星。在希腊和罗马的神话中，“路西弗”作为早晨显现的星座，总是赶在太阳出来之前露面，人们认为它与太阳争光辉。由于它具有这样一种特性，它便成为争强好胜和傲慢的象征。也许在旧约的时代里，犹太人就习惯于把傲慢的路西弗与上帝对立起来，但当时还没有把它与撒旦完全等同起来。随着基督教的兴起，由于出现了大红龙的故事，因此把路西弗看作魔鬼首领撒旦的名称似乎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了。不过，必须指出的是，较晚版本的圣经中的《以赛亚书》并没有出现“路西弗”这一名字，因为该名字被直接译为“晨星”了。显然，从这类文本中是无法说明魔鬼首领的名字及其确切含义的。

由此看来，魔鬼的出现，是与由天使的淫欲和傲慢所引致的堕落直接有关的，这与人类堕落的原因是基本相同的。

有趣的是，路西弗或撒旦并不是惟一一位魔鬼首领。在新约的福音书中，我们还发现了另一个魔鬼首领的名字：“别西卜”。例如，耶稣曾告诫他的门徒：“学生不能高于老师，奴仆不能高于主人……如果有人骂家长是别西卜，那末家庭成员得到的骂名就更难听了。”<sup>③</sup> 这段话所要表达的真实意思是：由于老师、主人或家长固有的名望，他们所受到的对待自然会比学生、仆人和家庭成员所受到的更为客气些。重要的是，耶稣在这里提到了别西卜。虽然他没有告诉我们别西卜到底是什么，但既然它通常是骂人的代用词，它就不会是好东西。此外，显然还存在着比别西卜更难听的骂名。福音书中的另一段叙述为问题的解决提供了依据：耶稣正在为病人赶鬼治病，法利赛人听说后，便说：“这个人赶鬼，无非是靠着鬼王别西卜。”<sup>④</sup> 现在我们才知道，别西卜是一个魔鬼的首领，当时的犹太人喜欢用魔鬼的名字来骂人。根据上述耶稣的那段话，如果法利赛人给耶稣这位“家长”起的骂名是别西卜，那么他们给耶稣门徒即所谓“家庭成员”起的骂名很可能就是路西弗了。

别西卜这一角色究竟从何而来？圣经没有给我们提供任何有用的线索。塞缪尔·桑德米尔则告诉我们，别西卜这一名称来自对迦南古神（即“天堂中的别尔神”）的戏谑性改动<sup>⑤</sup>。至于这种异教神祇是如何被借用来特指犹太教和基督教的魔鬼的，我们一无所知。

如上所述，反叛的天使作为魔鬼的一个起源，其重要性在于突出魔鬼的傲慢特性。此外，

① 理查德·卡文迪什主编：《神话集：插图百科全书》(Richard Cavendish, eds., *Mythology: An Illustrated Encyclopedia*), 伦敦俄尔比斯出版有限公司 1980 年版, 第 163—164 页。

② 《旧约·以赛亚书》(*Isaiah*) 第 14 章, 第 12 节, 尤其是拉丁文版的圣经: *Biblia Sacra Vulgata*, 1994 Deutsche Bibelgesellschaft, Stuttgart, 第 1111 页。

③ 《马太福音》第 10 章, 第 24—25 节。

④ 《马太福音》第 12 章, 第 24 节; 《马可福音》第 3 章, 第 22 节; 《路加福音》第 11 章, 第 14—15 节。

⑤ 塞缪尔·桑德米尔:《犹太教与基督教的早期阶段》, 第 443 页, 注释第 16。

魔鬼另有一个起源,即教唆人犯罪的蟒蛇,对这一点的强调,目的是为了突出魔鬼的另一特性——诱惑。《创世纪》第3章说:蟒蛇诱惑夏娃吃禁果,夏娃又说服亚当一起品尝。吃禁果被看作是对上帝的反叛,是罪恶的开始。那么,对于这种罪恶是如何追究责任的呢?首先,男人的犯罪是由于女人的教唆,这导致了中世纪社会普遍流行的女性低劣论,因而从根本上确定了两性关系的基调。早期中世纪的西欧人普遍把妇女看作是邪恶发生的重大媒介,如5世纪初的圣徒阿巴·阿瑟尼乌就指出:“魔鬼正是通过妇女向圣徒发起战争的。”<sup>①</sup>其次,更重要的是,较为同情妇女的神学家则认为,女人的犯罪毕竟是较为被动的,这种罪归根结底是蟒蛇的诱惑。在这里,最终的责任者是蟒蛇。对于人类始祖的惩罚与对蟒蛇的惩罚是同时的,他们均被赶出了上帝的伊甸园,放逐到地上。

人们普遍认为,这条蟒蛇的遭遇实际上就是天使长路西弗的遭遇,这是同一件事情的不同说法。当然,蟒蛇的说法具有更大的象征意义,它表明了诱惑在人类犯罪史上的巨大重要性。把蟒蛇与路西弗相等同的观点,也是来自上述提到的《启示录》有关大红龙的叙述。在讲到双方的战斗结束后,《启示录》的作者特意加上一句:大红龙就是那“古时的蟒蛇”<sup>②</sup>。这一简要的补充十分重要,它把蟒蛇与魔鬼间的同根关系勾勒了出来。此后,在新约中出现的蟒蛇,往往就是魔鬼的代用词。这方面的例子不少。有70个耶稣的信徒被派往各地传播福音,他们回来后高兴地向耶稣报告说魔鬼已经被迫服从。耶稣回答道:“我曾经看见撒旦从天上坠落……我已经授予你们权柄,可以践踏蟒蛇和蝎子,及征服一切敌人的能力,没有什么能够伤害你们,但你们不要因为魔鬼服从了你们而高兴。”<sup>③</sup>耶稣说他亲自看到撒旦从天上坠落,这自然是印证了《启示录》中大红龙的故事;从前后的逻辑关系看,耶稣在这里所说的“蟒蛇”、“蝎子”和“敌人”,不仅仅是指魔鬼,而且还强调了它的诱惑作用。为什么不能因为魔鬼服从了而高兴呢?耶稣没有明说,但通过“蟒蛇”和“蝎子”等比拟,无非是要提醒信徒们注意:敌人在正面斗争中的失败并不能排除它们以更加恶毒的诱惑手段取胜。在《马太福音》中,耶稣曾有两次斥责法利赛人,而且两次均把法利赛人比作蛇。其原话是:“你们这些蛇,既然你们属于邪恶的种类,怎么会说出好话来呢?”<sup>④</sup>“你们这些蛇和蛇的子孙,你们如何能够逃脱地狱的惩罚呢?”<sup>⑤</sup>耶稣在这里所说的蛇,与引诱夏娃的“古时的蟒蛇”,显然具有同质性,这首先是因为法利赛人正是以花言巧语诱惑听众而受耶稣斥责的,他把他们比作蛇,无非是要揭露他们的诱惑性;其次是因为耶稣对蛇的诅咒与上帝在伊甸园里对蛇的诅咒是一样的<sup>⑥</sup>。此外,使徒保罗也曾对哥林多教会人员说:“我怕你们的心智败坏,放弃对基督完全和纯真的忠诚,夏娃正是以这种方式受到蟒蛇聪明的谎言所欺骗的。”<sup>⑦</sup>这就更是直接地把魔鬼的诱惑功能揭示出来了。

① 戴安娜·韦布:《中世纪的女朝圣者》(Diana Webb, "Women Pilgrims of the Middle Ages"),《今日历史》(*History Today*)第48卷,1998年7月。

② 《启示录》第12章,第9节。

③ 《路加福音》第10章,第18—20节。

④ 《马太福音》第12章,第34节。

⑤ 《马太福音》第23章,第33节。

⑥ 《创世纪》第3章,第14—15节。

⑦ 《哥林多后书》(*II Corinthians*)第11章,第3节。

## 二、魔鬼与疾病和死亡

根据《创世纪》，人类始祖在上帝的伊甸园里，既无疾病也无死亡。疾病和死亡是作为亚当和夏娃背叛上帝的一种惩罚而出现的。不过，既然导致人类背叛上帝的初始原因是以蟒蛇的面目出现的魔鬼，那么，疾病和死亡的最终责任者自然也是魔鬼。

罗马时代后期的人们普遍认为，人之所以有病痛，是因为魔鬼附身，这一观念也流行于整个中世纪社会，尤其是下层的世俗社会。既然疾病由魔鬼引起，治病的过程自然也就是赶鬼的过程，而赶鬼则体现为行神迹。因此，在早期基督教社会里，治病、赶鬼、行神迹三者是相辅相成、合为一体的。这种情形在新约中比比皆是。不过，能行神迹为他人赶鬼治病的人是有资格条件限制的：首先，他必须是耶稣本人、耶稣的门徒、修行得法的圣徒或后来的资深传教士；其次，他在整个过程中必须奉上帝之名来进行，奉上帝的名就是借用上帝的权能，这就把行神迹与行巫术从根本上区别了开来，因为行巫术所借用的是魔鬼的权能。行神迹治病的最常见的方式有两个：一个是用手触摸患者的患处；另一个是对着患者发出某些话语。有时两者取一，有时则两者兼用。例如，有一次彼得的岳母患了热病，耶稣一摸她的手，她的热马上就退了；到了晚上，有人带来了许多被魔鬼附体的病人来到耶稣面前，耶稣只用一句话，就把魔鬼赶了出去，所有病人的病都好了<sup>①</sup>。有一人因被魔鬼附体而成为哑巴，耶稣帮他把魔鬼赶跑了，哑巴又会说话了。至于耶稣用何方法赶鬼，这里没有明说<sup>②</sup>。有一个孩子被魔鬼附体，患上了癫痫症，多次跌入火里和水里；耶稣斥责了那魔鬼，魔鬼一出来，那孩子就痊愈了<sup>③</sup>。有一人患了麻风，耶稣对他用手一摸，他的病就好了<sup>④</sup>。有一号称“玛达丽纳”的女人玛利亚被七个魔鬼附体，也被耶稣赶了出去。这里没有交代玛利亚患的是何病，也没有说明耶稣用何法赶鬼<sup>⑤</sup>。还有一名妇女被魔鬼附体，病了18年，腰弯得直不起来。耶稣对她说：“女人，你离开这病。”然后用手按她，她马上就痊愈了<sup>⑥</sup>。

有意思的是，在4部福音书中，《约翰福音》较少提到耶稣赶鬼治病的事，只有一处提到他只治病、不赶鬼：他用唾沫和泥涂在一个盲人的眼上，然后轻轻一洗，眼病立愈，盲人重见光明<sup>⑦</sup>。

《使徒行传》也记载了3例使徒为听众赶鬼治病的事件：其一，许多人带着被魔鬼附体的病人从耶路撒冷附近的城镇来找彼得治疗，均被治愈<sup>⑧</sup>。至于如何治，没有明说。其二，腓力在撒玛利亚行神迹，为病人赶鬼，那些魔鬼大声呼喊从病人身上出来，许多瘫痪的和瘸腿的病

① 《马太福音》第8章，第14—16节。关于耶稣医治彼得岳母的热病以及被魔鬼附身的人，《路加福音》的说法略有不同：“耶稣喝令热病离开她，热病便离开了她，于是她立刻起来，开始服侍他们。太阳下山以后，患有各种疾病的人被他们的朋友带到耶稣面前，耶稣把双手分别按在他们的手上，他们的病就好了。”《路加福音》第4章，第38—40节。

② 《马太福音》第9章，第32节。

③ 《马太福音》第17章，第14—18节。

④ 《路加福音》第5章，第12—13节。

⑤ 《路加福音》第8章，第2节。

⑥ 《路加福音》第13章，第11—13节。

⑦ 《新约·约翰福音》(John)第9章，第5—7节。

⑧ 《新约·使徒行传》(Acts)第5章，第16节。









的宝座”相喻。基督还指出：那自称是犹太人的人其实并非真正的犹太人，而是撒旦一伙的<sup>①</sup>。基督在这里所谴责的显然是破坏基督信仰的犹太人上层和保守分子，也许包括撒都该人和法利赛人。基督教即使是在其产生的初期，也严格地贯彻了二元对立的原则，在对待不同教义争端时采取非此即彼的判断方式。例如使徒保罗说：外邦人所献的祭是祭魔鬼……不能喝主的杯又喝魔鬼的杯，吃主的席又吃魔鬼的席<sup>②</sup>。保罗还指出：传道者的任务就是使那些已被魔鬼俘获的人们醒悟<sup>③</sup>。这就是说，未皈依基督者，均为魔鬼的俘虏。这有他的另一句话为证：“离弃真道者便听从了邪灵及魔鬼之道”<sup>④</sup>。在另一场合里，保罗说他想到帖撒罗尼迦人那里去，但撒旦阻止他前往<sup>⑤</sup>。这里的撒旦，如果不是指阻挠他自由旅行的罗马当局，就是指反对他的说教的敌对教派。保罗还贬斥魔术师伊利玛斯是“魔鬼的儿子和众善的敌人”<sup>⑥</sup>。他之所以对这位魔术师如此恼怒，主要并不是因为后者擅长于施行魔术，而是因为他曾经阻挠帕弗斯地方总督塞吉乌·保罗皈依基督教<sup>⑦</sup>。基督教这种非此即彼的做法在中世纪时也被广泛应用。例如，1059年的教皇尼古拉二世《选举令》就指出：“不按教皇法令非法选出的人不是教皇，而是魔鬼，支持和跟随他的人则是反基督者。”<sup>⑧</sup> 1095年，教皇乌尔班二世在十字军动员大会上也说：“伊斯兰教徒是魔鬼的宠儿。”<sup>⑨</sup>到了宗教改革时期，魔鬼则成了新教与天主教双方互相攻讦的工具。例如，有一幅天主教徒的漫画，刻画一个魔鬼正在与马丁·路德附耳交谈，相处甚欢；而另一幅新教徒的漫画，则描述路西弗因修道院被毁而向路德宣战，双方剑拔弩张<sup>⑩</sup>。

最后，魔鬼的形象还被利用来驱除内心的邪念和达到宗教内修的目的。当涉及到人的心灵深处时，外在的魔鬼便常常内化为心中的不良念头，这种情况极为普遍。据福音书载，耶稣告诉门徒们自己准备按计划去赴难，这时彼得出来阻挠，耶稣骂道：撒旦，滚开吧！你是我的绊脚石；因为你所想的不是上帝的想法，而是人的想法<sup>⑪</sup>。很明显，耶稣在这里所说的魔鬼，并不简单地指彼得本人，而是指造成彼得出来阻挠上帝计划的私心，这种私心被认为是由魔鬼作祟所导致。耶稣接着教导其门徒说，只有忘我的人才配当我的学生<sup>⑫</sup>。“忘我”实际上就是摒弃私心。另一例子也颇能说明问题。四福音书均记载了耶稣被捕后彼得三次不认耶稣一事，彼得这样做当然是害怕受到牵连。按照对观福音书的说法，耶稣早就预料到会有这样的事情，而在《路加福音》中，耶稣则明确把彼得这将要表现出来的胆怯行为与魔鬼作祟联系起来<sup>⑬</sup>。不过尽管如此，耶稣还是原谅了彼得，因为让他白白搭上一条命无论如何都是缺乏策略的。此外，人们处于告别旧信念和皈依新信仰的紧要关头所表现出来的苦闷和焦虑，也常常被归咎为

① 《启示录》第2章，第9节。

② 《哥林多前书》第10章，第20—21节。

③ 《新约·提摩太后书》(II Timothy)第2章，第26节。

④ 《提摩太前书》第4章，第1节。

⑤ 《新约·帖撒罗尼迦前书》(I Thessalonians)第2章，第18节。

⑥ 《使徒行传》第13章，第8—10节。

⑦ 《使徒行传》第13章，第6—8节。

⑧ 布赖恩·普兰主编：《中世纪欧洲历史资料集：从8世纪中叶至13世纪中叶》(Brian Pullan, eds., *Sources for the History of Medieval Europe, from the Mid - Eighth to the Mid - Thirteenth Century*), 牛津1971年版，第55页。

⑨ 布赖恩·普兰主编：《中世纪欧洲历史资料集：从8世纪中叶至13世纪中叶》，第58页。

⑩ 罗伦培登：《这是我的立场：改革先导马丁·路德传记》，译林出版社1993年，第286页。

⑪ 《马太福音》第16章，第21—23节。

⑫ 《马太福音》第16章，第24节。

⑬ 《路加福音》第22章，第31节。

魔鬼作祟。例如奥古斯丁就坦承自己在摒弃摩尼教和接受上帝信仰时的内心痛苦与魔鬼有关<sup>①</sup>。宗教改革以后,魔鬼在个人灵魂深处的影响力明显加强。马丁·路德及其追随者认为,人的堕落使人直接印上了魔鬼的形象<sup>②</sup>。这无异于说,由于堕落,人开始拥有了某种魔鬼的性质。马丁·路德说过:与成了肉身的魔鬼争战,要比与属灵的魔鬼争战容易得多<sup>③</sup>。根据上下文判断,所谓“成了肉身的魔鬼”当指罗马天主教会,而“属灵的魔鬼”则是指闲散、孤寂与懒惰等个人心境。在另一个场合里,路德告诉人们:“若不是私下的悔罪不断地支撑着我,我早就为魔鬼所战胜和扼杀了。”<sup>④</sup>这里的“魔鬼”当然是属灵的。据说,耶稣会的创立人依纳爵·罗耀拉在老家养伤期间,思想上也曾经历过一个痛苦的转折阶段:一方面他仍留恋着游侠骑士的浪漫生活;另一方面又向往着基督的事业,这种极端矛盾的状态,他认为是上帝与魔鬼在他灵魂深处的斗争。在他的事业有成以后,他在写给巴塞罗那一名修女的信中称该修女忧虑不安的情绪是魔鬼在捣蛋<sup>⑤</sup>。

[本文作者林中泽,华南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广州 510631]

(责任编辑:任灵兰)

- 
- ① 奥古斯丁:《忏悔录》,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116、228页。
  - ② 贾洛斯拉瓦·皮里坎:《基督教传统——教义发展史:教会与教理改革之四,1300—1700》(Jaroslav Pelikan, *The Christian Tradition - A History of the Development of Doctrine: 4. Reformation of Church and Dogma, 1300 - 1700*),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142—143页。
  - ③ 罗伦培登:《这是我的立场:改革先导马丁·路德传记》,第173页。
  - ④ 贾洛斯拉瓦·皮里坎:《基督教传统——教义发展史:教会与教理改革之四,1300—1700》,第179页。
  - ⑤ 詹姆斯·波洛德雷克:《耶稣会的起源》(James Brodrick, *The Origin of the Jesuits*),康涅狄格州韦斯特波特格林伍德出版社1971年版,第10—11、49—50页。